

当有图有影像的日子来临，好尚新潮的莽撞忘记了文字的力量。好在人们很快就明白，深邃的思绪和情韵，乏力的图影无法表象。

# 爱意不改 情书永在

欧阳

“我变成住在八音盒里的公主，有王子陪伴的舞蹈终于不再孤独……”

很惭愧，读到这两句情人节前夕爆出来的小学生“情书”，其冲击已经远远超越了“自愧不如”。

稚气无色，懵懂不知躯体的欲望，然而少年不知愁滋味，何以明了孤独？也许只是难逃文化潜移默化的书写，不期然间早已染毒，就像另一首虚拟世界的“儿歌”名著：

“我已经中了你的du……过完年后我把我的压岁钱给你zan着，一起去海边。”

是否真的是儿童杰作另当别论，有意思之处在于情欲慰藉流行极简词意的背景下，情书携赤子心境刷屏网络。

是成人的纯真回归，还是色情江湖匆忙路途的驻脚守望？这世界变化太快，不止我一人不明白……

**让人着迷的是爱情还是自由？**

意映卿卿如晤：

吾今以此书与汝永别矣！……吾作此书，泪珠和墨齐下，不能竟书而欲搁笔，又恐汝不察吾衷，谓吾忍舍汝而死，谓吾不知汝之不欲吾死也，故遂忍悲为汝言之。

吾至爱汝即此爱汝一念，使吾勇于就死也。吾遇汝以来，常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然遍地腥云，满街狼犬，……吾充吾爱汝之心，助天下人爱其所爱，所以敢先汝而死，不顧汝也，汝体吾此心啼泣之余，亦以天下人为念，当亦乐牺牲吾身与吾之福利，为天下人谋永福也，汝其勿悲。

上为节录林觉民致陈意映的情书。以觉民英雄所处的时代而言，情书之于小我的震颤难敌情势之于大爱的震荡，敬佩之外无有它言。

历史上有很多感人至深的情书，虽托寄于男女之情，实则放眼于自由的追寻，像裴多菲“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罗密欧与朱丽叶“重装过很多读书人年轻的心，这幕明面上的戏剧展现了细腻描述的鲜活情节，也是自由叙事。

不过，东方的英雄主义之情似乎难以圆融于个体身上，很多时候男女之情竟然会是鬼雄的缺点，所谓英雄气短，如项羽。爱江山还是爱人成了二律背反。

诡异的是，此类不知道怎么得出的无厘头结论也会在常态生活中感染很多人，在众个体内心“明晰无冲突”，整体却吊诡荒诞空洞的年代，为“大业”弃家离子而豪言壮语者不绝于路。

理性地想想，林氏寄情于妻子未必不是言志的铺陈，非独心着意陈意映，不知道何以将此归类到情书中。

恕我凡庸，比较起来自认为西洋的色目人就栩栩如生有多。温斯顿·丘吉尔俗人一样

情书于爱人：“如果爱也能够计算，那么我欠你的实在太多……这些年来，你对我的爱始

终没有停歇，陪伴在我身边，我实在难以用言语表达这些事对我的意义。”

更魅惑人的是身居前线的万岁爷拿破仑，无闲暇却居然有闲情念信，1796年战火中的他在给约瑟芬的信中写道：“自从与你分别，我时常郁郁寡欢。我的幸福就是能与你相依。我不断在记忆里重温你的爱抚、你的泪水、你深情的挂念。世上没有人能同你相比，你的魅力总会在心中燃起熊熊烈火。我何时才能摆脱所有挂念，所有恼人的担忧，和你共度生命中的每分每秒，向你证明，我只需要爱你，只需要想着向你诉说爱意时的幸福之感。”

英雄的符号，还是英雄的灵肉，愿意寄情谁呢？美女啊，有机会还是让功名加身的家伙们写封情书吧！

**古今中外的情书都写满了爱**

情人节是舶来品，但情书的渲染，这些文人、艺术家等想象力疯狂之人的专业强项却没有国界。

不惧授受不亲的西洋文化成就过很多情诗，据说十四行诗即是情书专用文体，是否为真还需文学教授定夺，抄个英伦著名诗人拜伦的情书译作，曰：

阿尔卑斯山和大海把我们隔离开来，愿你时常想念我，——不过，我们永远不会分离的。看起来不像十四行诗。

情书总是充斥超越智识的想象，我个人比较喜欢贝多芬的表达方式，记忆中是这样：

我躺在炕上，心却飞向你，我的爱，我的你，我的我，我的永恒的爱侣。

声称详查马克思理论的瓦西列夫氏有专著《情爱论》，上世纪80年代国内甚为流行。按其理论，“研究和观察表明，爱情的动力和内在本质是男子和女子的性欲，是延续种族的本能。这个结论得到科学的哲学方法论和社会的唯物史观的证明。”这与西方骑士情书大异其趣，和东土的情爱宣言也不合拍。

瓦西列夫认为，柏拉图式的爱情，根源在“新约”。看来还是目光所视有限，华夏早年不知新旧约为何物，情话诗书繁盛有序。

原始的《诗经》不说，汉代的“上邪”就有海枯石烂的源头：

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

宋代贺铸也有诗云：

飞云冉冉衡皋暮，彩笔新题断肠句。若问闻情都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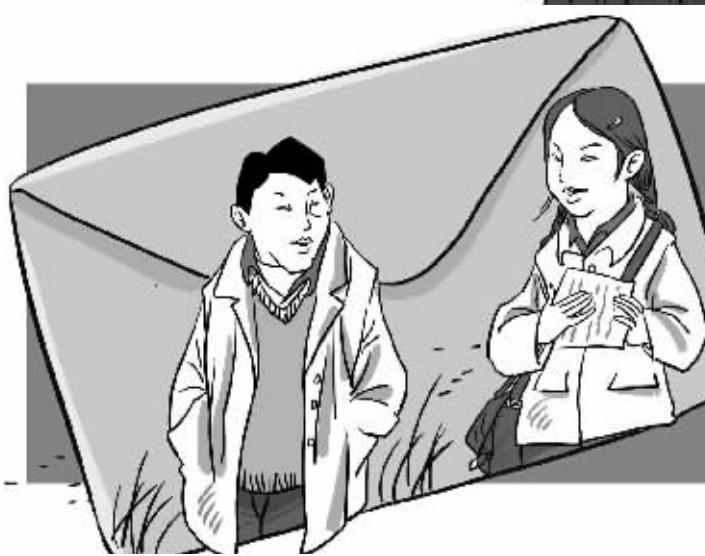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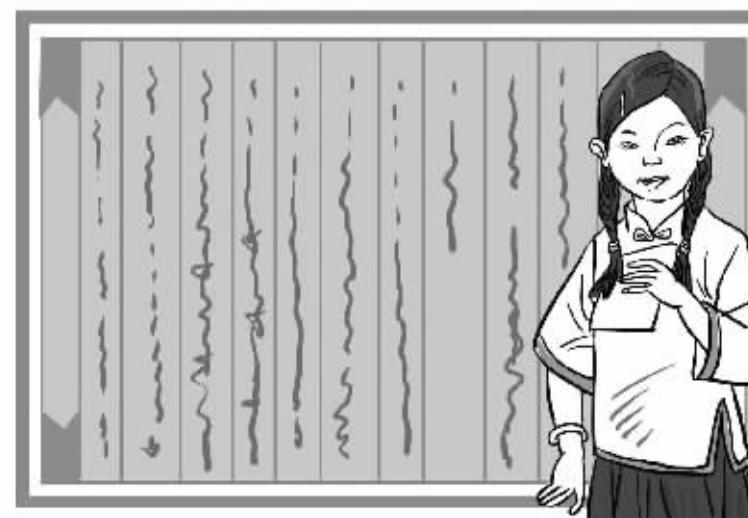
苏东坡还给亡魂写情书：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

想来是语义情景的缘由，不敢妄断西人情话不及土著情书，不过今人情思的文字，显然有些落寞。

沈从文作品《三三》是我中意之作，没想到三三便是其美妻翠翠，在沈先生的情书中就有记述：“三三，想起你，我就忍受不了目前的一切。我想打东西，骂粗话，让冷气吹冻自

己全身。我明白同你离开越远反而越相近。但不成，我得同你在一起，这心才能安静，事也才能做好！”



有一美人兮，见之不忘。一日不见兮，思之如狂。凤飞翱翔兮，四海求凰。无奈佳人兮，不在东墙。将琴代语兮，聊写衷肠。何时见许兮，慰我彷徨。

周慧虹

但凡对阅读稍感兴趣者，其手机、平板电脑、电子阅读器等设备中多多少少会存储有电子书。这些电子书真正派上用场，被认认真真地读完的究竟会有多少？近日，亚马逊中国发布的“2015年度 Kindle 电子书阅读行为报告”，可令人窥见一斑。

根据对读者 Kindle 电子书阅读完成率的统计，过去3年，付费电子书的销量取得显著增长，在电子书平均阅读完成率前100名的城市中，中文付费阅读的完成率为免费的3倍，进口图书类别中，这一差距更大。亚马逊中国 Kindle 市场总监洪指出，“免费书基本上下载后只是看一看，大多数人不会看完，比如四大名著、唐诗宋词”。

人无完人，即便是神仙也难免犯错。铁拐李爱漂亮，汉钟离好赌、吕洞宾重财、张果老贪吃、曹国舅爱财、韩湘子脾气躁、蓝采和爱睡觉、何仙姑冲动。这也是我们喜欢这一系列人物的原因——他们和我们一样，有着七情六欲，有着不顺利与不如意，还有着这样那样的小毛病。他们的故事有人情味，让人觉得亲切可爱。

亚马逊中国发布的这项报告，一方面固然显示出，读者正在逐步养成“为优质内容买单”的习惯，但另一方面，不难看出，价格和阅读完成率紧密相连，价格越高的书，阅读完成率也会越高，相应的，低价、免费书则多遭冷遇。这似乎与古人感慨的“书非借不能读也”“异曲同工——电子书，非‘买’不能读也”。

网络数字化技术的发展，给社会诸多领域带来福音，它也让公众阅读愈益呈现出便利化趋势。如果说，过去的人读书尚且以“汗牛充栋”、“学富五车”之艰为傲，那么现在，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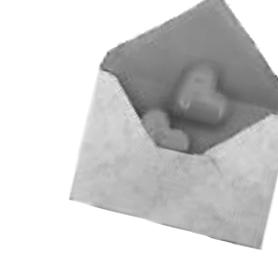
# 电子书，别围着

## 书的高度

同时也在叹息，当代作家名下，很难找到一本寂寞的书。

书中，《言外之意》一篇引用的是汪曾祺关于画眉鸟的故事，本意是想把事情说清楚，但却“别有用心”，这种氛围往往是受环境影响的。侯德云也认为写作要给读者留下思考和回味的空间，并能做到唇齿留香。鲁迅在他的作品《故乡》中留下的悬念，到底谁是把碗碟藏到灰堆里的小偷？令我记忆犹新，我曾经几夜辗转反复思索这个问题，最终才有了定论。如此看来，侯老师真是用心良苦啊，这种寂寞的滋味，又有几人能品味得到呢。

侯德云是寂寞的，在陌上花开的季节，他坐在窗前看着夕阳，突然眼前的草地



厚古薄今不敢，两情相依无疑需要悠闲的时光。功名财帛逼驱之下，怕是再也不能成就书的辉煌：

似情诗似画卷，毫无肉体感官的“邪念”，寄托抑或非人，理想、情人难辨，人、事两相忘，纯情荡漾。

**要感动自己还要感动全世界**

前些年，情书渐渐地缩小了市场。根，紧握在地下/叶，相触在云里/每一阵风过/我们都互相致意……

那个到处朗诵、传抄《致橡树》的局面渐渐消失了。这当然不是太奇怪的事。当有图有影像的日子来临，好尚新潮的莽撞忘记了文字的力量，好在人们很快就明白，深邃的思绪和情韵，乏力的图影无法表象。

近年来在浪漫还未销声匿迹的群体中又出现了情书的热浪。不过，也许是因为务实主义的嚣张，遮蔽了情话的闲暇时光，也许想念先辈的妙笔情思，“三行情书”昂首登场。

爱你，只用三行字来表达，据源自日本汉字协会发起的一种诗歌体裁。不知道是否因为俳句的风格，感觉他们倾向于无语的主观想象。记得有位日本知名作家在恭听繁复的爱情宣言后说：太啰嗦了，一句今夜美好的月光，不是更丰富啊！

不管如何，三行情书显然更适应快节奏、简略的表达方式。从网上抄录几首：

爱上我/是你一生的赌注/我怎么舍得让你输。

我行走于远方夜夜思量/你的模样/爱，未央。

螃蟹在剥我的壳，笔记本在写我/漫天的我落在枫叶雪花上/而在想我。

采采很不错的样子，网上有人说，最后一首是某大学年度第一名的作品，机巧在于反向意会。

客观说，这些精妙的文辞放到张三李四身上都可以，更宜归类为情诗。像古人那样，追求文人同质化的幻觉当然没什么问题（如前面列举），但就强调个性的今天来说，或有感染力不足之嫌。您不是为人类写情书，而是为您的那个人写，对大众来说美好的东西未必合适让你憔悴的家伙。特别是现在这个开放的时代。

说到开放年代，无论承不承认爱情是否真有其物，都必须坦白，习惯、共同的情趣，共同的记忆，甚至是让理性失去作用的感官神经体验，才是震颤身体和灵魂让您难以忘怀的东西，这意味着，情书不是放大自我情绪的个人感悟，如果不是共同的生活，至少也应该是令爱侣铭刻的痕迹。

一弦情殇未谱/半纸离愁难书/不记年，叹花开几度。

情书不只是华丽的文采，更不是残败的自我忧伤愁绪。

也许情人难守，也许情愫善变，然而两情碰撞难灭，情书永远不绝。

（赵春青 绘）

## 一周书情

展示帝国兴亡画卷  
书写万物奇迹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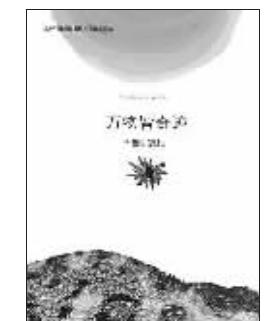
邓崎凡

《蒙古帝国的兴亡(上下)》



该书为杉山正明蒙古史代表作。近年来，特别是在日本，新的潮流不断兴起。所谓“新潮流”，就是让东方的汉文史料和西方的波斯语史料双剑合璧，跨越多语种史料的壁垒，从人类的统一视角来眺望当时跨越东西范围的整个“时代”的研究角度。从中得出的结论也完全不同于此前关于蒙古帝国和那个时代的普遍认识。

《万物皆奇迹》



该书是作者卡森的绝笔之作，在其逝世后出版。书中，卡森讲述了她和她的甥孙年幼的罗杰一起在缅因州的海岸、树林、旷野探险和观察自然的经历和体验，讲述了如何培养一个孩子观赏植物、动物、星月、云彩，倾听虫鸣鸟唱，如何丰富和锐化我们久已迟钝的感官和审美能力。该书是卡森文笔最为优美的一部作品，全书文字不多，但却将她一生所信仰的环保哲学，做了最充分和诗意的表达，那就是对自然之力的敬畏，对自然之美的惊叹，这是卡森毕生思想的“心经”。

《智识分子》



这是一本关于如何理解现代世界的书，作者在这本书中讲了一些现代人应该有，而且只有现代人才可能有的“智识”——智慧和见识，想要理解这个现代世界，乃至做正确的决策，就得有这种智识。它会纠正你想当然的判断，告诉你一些靠谱的社会科学的研究结果，让你理解或质疑专家的判断，也许你也能像专家一样思考。

《飞毡》



该书是西西长篇小说代表作，2005年获《星洲日报》世界华文文学奖。全书以花氏家族兴衰为线索，配以魔幻现实主义和童话写实的手法，书写香港(肥土镇)百年世俗生活史。一片海棠叶般大块陆地，是巨龙国，而在巨龙国南方的边陲，一粒比芝麻还小的针点子地，方是肥土镇。如果把范围集中放大，只看巨龙国的，肥土镇就像堂堂大门口的一幅蹭鞋毡。那些商旅、行客从外而来，要上巨龙国去，就在这毡上踩踏，抖落鞋上的灰土和沙尘。可是，这小小的毡，长期以来，它保护了许多人的脚，保护了这片土地，它也有自己的光辉岁月，机缘巧合，它也飞翔。

## 著名大IP——八仙



八仙图 清·黄慎

今天是正月初八，我们就说说八仙。八仙的故事，是汉民族中流传最为广泛的神话，但是八仙都指哪几位神仙，各朝各代、各地各家都有不同的说法。比较被公认的是，铁拐李(李玄)、汉钟离(钟离权)、张果老、蓝采和、何仙姑、吕洞宾(吕岩)、韩湘子、曹国舅(曹景休)这八位。八仙过海、八仙献寿是其中最为有名的传说。

八仙对应八卦，也代表男、女、老、少、富、贵、贫、贱。所持法器：榼板、扇子、洞箫、渔鼓、宝剑、葫芦、荷花、花篮等八物为“八宝”。他们都不

第二期

周慧虹

但凡对阅读稍感兴趣者，其手机、平板电脑、电子阅读器等设备中多多少少会存储有电子书。这些电子书真正派上用场，被认认真真地读完的究竟会有多少？近日，亚马逊中国发布的“2015年度 Kindle 电子书阅读行为报告”，可令人窥见一斑。

根据对读者 Kindle 电子书阅读完成率的统计，过去3年，付费电子书的销量取得显著增长，在电子书平均阅读完成率前100名的城市中，中文付费阅读的完成率为免费的3倍，进口图书类别中，这一差距更大。亚马逊中国 Kindle 市场总监洪指出，“免费书基本上下载后只是看一看，大多数人不会看完，比如四大名著、唐诗宋词”。

人无完人，即便是神仙也难免犯错。铁拐李爱漂亮，汉钟离好赌、吕洞宾重财、张果老贪吃、曹国舅爱财、韩湘子脾气躁、蓝采和爱睡觉、何仙姑冲动。这也是我们喜欢这一系列人物的原因——他们和我们一样，有着七情六欲，有着不顺利与不如意，还有着这样那样的小毛病。他们的故事有人情味，让人觉得亲切可爱。

亚马逊中国发布的这项报告，一方面固然显示出，读者正在逐步养成“为优质内容买单”的习惯，但另一方面，不难看出，价格和阅读完成率紧密相连，价格越高的书，阅读